

战争文学的新时空

■殷 实



阅读观察

聚焦热点,观剑识器

2018年,两位老作家——徐怀中和彭荆风,分别出版了自己的长篇小说。两位老作家奉献给我们的硕果,对军旅小说今后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2018年末,90岁高龄的徐怀中先生在《人民文学》第12期发表了长篇小说《牵风记》。据说,此作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写成初稿,搁置、酝酿几十年再修改面世,期间的沉淀思索和反复淘洗可想而知。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在人生暮年的徐怀中对自己文学的一次慎重而成熟的交代。而在稍早一些时候,也就是去年11月份,彭荆风先生的长篇小说《太阳升起》在他90岁时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彭荆风先生已不幸于2018年7月24日在昆明去世),此作也是作家几十年萦怀于心,又经20年写作,六易其稿才完成的。当代中国军旅文学创作队伍中的两员老将,在2018年相继以不同凡响的长篇新作示人,是一个令人欣喜且值得研究的现象。

首先,是老作家老当益壮、老而弥坚的生命品格。徐怀中、彭荆风都是在几十年积累的基础上,于90岁上下完成长篇小说的写作,而且他们在青年时代,都因为文学创作受到各种牵累,这足以说明,文学是生命的事业,一个作

家的创造力、创造精神,是可以不受年龄限制的;其次,这两部作品,都不仅仅是两本书的出版而已,只要我们深入阅读,就会深深感佩于老一代作家惊人的艺术造诣,某种程度上,这两位老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都贡献了堪称伟大的细节和震撼人心的艺术形象,语言的精准、华美,叙述节奏掌控的从容,故事的感染力,可以说均属一流;第三,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个人的思想深度,可以说,仍在引领军旅文学在“诗”与“史”、过去和现在、甚至虚构和非虚构之间打通“气血”的走向与方法,其核心则在于价值的旨归:状写人民军队辉煌品质的初心不改,赞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恒久。

徐怀中先生的《牵风记》毫无疑问是唯美的——甚或已经有点过于唯美了,而这种唯美正是中国军旅文学中比较稀缺的。1947年,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孤军深入敌方战略纵深,亦即史称的“千里跃进大别山”,招致国民党急调8个整编师,约14万人发动分进合击。这是一场事关重大的一记“直拳”,在徐怀中笔下,从最高指挥员到普通一兵整体性地展开了。但在炮火连天的残酷血战中,作家主要还是心系于一位几乎超凡的女神,凝神于战争中难以想象的奇幻之美,也关注于揭示文化与人性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

率性纯真的女主人公汪可逾一直身背一张家传的宋代古琴,上山以后不得不忍痛割爱“轻装”掉,因为就连榴弹

炮、野炮、山炮都炸毁了,军用地图机密文件、一捆一捆的“中州币”也全部付之一炬了。这部作品中抓人的情节与细节俯拾皆是。最让人难以释怀的莫过于部队进入大别山后处理一两百匹战马的场景——身陷重围的情况下,将战马随意放生或无偿送给当地群众都等于拱手送敌,于是出现了这样一幕:

当马群被圈进山洪暴发形成的一个三个面环山的干涸堰塞湖,机枪连小分队从出口一面布置好火力网,已经摘除了鞍辔的战马忽然在湖床逆时针绕圈子缓缓跑动起来……“随着速度加快,群马身体的倾斜度愈来愈大,更见其超强的腿部力量与平衡感。毕竟各队自冲击力有所差异,马群逐渐拉开了距离,看去如一条长龙,尘土飞扬中见首不见尾……它们没有时间了,没有转圈余地了,它们必须压缩在这最后一刻,以超高速跑完自己一生本应该达到的全数奔跑里程,不留遗憾……”第一匹老军马“咴!咴!”地连声嘶叫,口喷鲜血,一头栽倒气绝身亡,它仰面朝天,四肢不停地抽搐着。紧接着第二匹、第三匹、第四匹、数不清了。

这一幕来得太突然,战士们看得清清楚楚,一个个神经再也受不了了,恨不能自己也一头撞在墙上,他们咧嘴号哭起来。连长怕军马群乱冲乱撞向四处逃散,那个局面可就难以收拾了。他以焦躁嘶哑的声音下达了口令:“各排火力准备——速射!速射!速射!”马群像一面墙壁似的轰然倒下……这个

让人揪心痛苦而又无奈的场面,恐怕是中外古今战争文学描写中所没有的吧?

彭荆风先生的《太阳升起》缘于他20世纪50年代初随部队进驻西盟佤山的工作经历。云南边陲西盟佤山,彼时还处于部落式的落后状态,与外部世界基本隔绝,内部则由部落的大小头人实行简单、粗暴的统治,政治保守,经济落后,民生困苦。人民解放军在西盟佤山所实现的空前社会变革,是中国开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步骤。

彭荆风先生的困难在于,如何真实、详尽地描述那一段“既艰难又极有历史意义的变革过程”,佤族人苦难的过去,他们在内外压迫下痛苦挣扎的状况,包括当时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作家本着把历史的真实呈现给人,本着尽可能还原历史和生活实况的愿望,作了极为精当细致而又不失烦琐的描述。解放军工作组的耐心、智慧和情谊,佤族女性的善良勇敢,部落头人的外强中干,原始宗教的信仰结构,活动于中缅边境一带的国民党军队残余势力、地方武装,均有极其到位的书写。

两位老作家虽都已过了创作盛年,但由于深厚的思想和扎实的生活积累,仍能为读者奉献出优秀的作品,他们的这种创作精神和创作态势是让人钦敬的,同时也给年轻的创作者以有益的启示:只要怀揣梦想,在生活的道路上努力奔走、坚定前行,就能在文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久。

“握指成拳”“喝彩”《“东芝案”告诉我们什么》《透过浮华的背影》等篇,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弘扬了正能量;《“白条”的警示》《让法律挽救道德》《让正当合法途径更快更畅》等篇,从法律和道德的角度传播了主旋律;《布罗克的眼光》《贯彻落实的学问》《改革需要“有情操作”》《把扶贫的路子走宽》等篇,则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所应有的政治立场和忧民情怀。正是既激浊又扬清、既有抨击又有赞美的犀利笔法,丰富了胡建新杂文的意涵,形成了令人目不暇接的亮丽风景。

杂文曾被称为“速朽”的作品,但好的杂文却会长久地散发出真理和战斗的光芒。胡建新的杂文作品大多发表于2013年之前,但现在看来,许多文章的观点不仅没有过时,至今显示出它的现实针对性和适用性。如《“网德”教育,一个紧迫的课题》《不容忽视的心理健康问题》《师生关系应远离功利》《将打假进行到底》等篇,尽管发表已经十多年了,但其所谈之事好像就发生在今天,其所论之理今天仍然令人受启发。最近,他的朋友将他过去发表的一些文章制成“美篇”发在微信群和朋友圈里,很多读者都以为是他刚刚发表的“时评”,可见其文章的生命力和可读性。

希望胡建新同志有更多的新作品、好文章问世。

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唐朝诗人,抒壮志情怀,唱天地万物,也多有表现春节的诗作,别具一番洞天和滋味。

“太阳开物象,需泽及生灵。”在司空曙的笔下,春节是一个万象更新、生灵起舞的时节。孟浩然呢?“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田野里生长着葱茏的喜悦,满满的希望,在他的心野上早已是五谷丰登了。李世民呢?“暮景斜芳殿,年华丽绮宫。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阶馥舒梅素,盘花卷烛红。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此番盛世,怎能不让他雄峙四海、俯视天下呢?

诗言志,但亦言景、言情。因而,诗人笔下的春节诗,就有着风色万千的情调。

杜审言35岁中进士,位洛阳丞职,自然是意指远山心生宏愿。所以,他的《除夜有怀》就有了盎然的情趣,如炽的欢乐。“故节当歌守,新年把烛迎。冬氛恋虬箭,春色候鸡鸣。兴尽闻壶覆,宵闌见斗横。还将亿年寿,更谒九重城。”迎新之愉悦于平仄,间事射覆游戏,足见诗人心情的轻松愉快。他的《守岁》又云:“季冬除夜接新年,帝子王孙捧御筵。宫阙星河低拂树,殿廷灯烛上薰天。弹弦奏节梅风入,对局探钩柏酒传。欲向正元歌万寿,暂留欢赏寄春前。”那谈笑风生、灯红酒绿、鼓乐笙歌,无不描写得淋漓尽致、声色俱丽,诗人自然是目生葱茏而心野花发了。

不同境遇定有不同音律意象,但诗的品质还在于诗人襟怀。

白居易高寿缘于淡然超脱,他60岁时的《除夜》云:“病眼少眠非守岁,老心多感又临春。火销灯尽天明后,便是平头六十人。”虽有生命流逝的感慨,但依旧神思怡然。春节于他,是阅历的丰富、生活的享受,笑看世事是他从容豁达的人生。与挚友刘禹锡诗云:“渐入有年数,喜逢新岁来。震方天籁动,寅位帝车回。门巷扫残雪,林园惊早梅。与君同甲子,寿酒让先杯。”平常的心态中凝聚着他的豪气。正是有了这种豪气,他才能逆境中不坠青云之志。诗人的襟怀,即使千年之后也令我们身随诗意飞,魂与情思舞。

春节是民俗文化的展示,但于诗人莫如说是一种心境的袒露。因时感怀,借时寄情,自然是心悦则景丽,神哀则情忧,无不印证着诗人的履痕和心迹。

高适《除夜作》云:“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愁鬓明朝又一年。”高适少不得志,40岁才封丘县尉。才之不遇,寂苦成全,更因独在异乡,春节时的思乡之情就凝作了浓浓的愁绪。元稹与亡妻情深,一首《遣悲怀》更是千年传诵,而那“诚知此恨人天有,贫贱夫妻百事哀”的诗句又使多少人垂泪。故,元稹的春节就成了悼念亡妻的日子。“忆昔岁除夜,见君花烛前。今宵祝文上,重叠叙新年。闲处低声哭,空堂背月眠。伤心小儿女,擦乱火堆边。”《除夜》这满纸的伤心泪,在千年之后依然缠绵和晶莹……

唐朝诗人表现春节的诗作,或记事、抒怀、言情,或寄托心迹描摹民俗,虽有伤感之句,但更多的是激扬之律,当是唐诗的又一高峰。

“故岁今宵尽,新年明日来。愁心随斗柄,东北望春回。”言其星随斗移,新旧交替,充满对明天的渴望。“旧国当千里,新年隔数更。寒犹近北峭,风渐向东生。”此乃对新年的憧憬与期待。而王湾《次北固山下》更为皎然,“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分明是一幅开阔雄奇的除夕图,蕴含着万象更新的哲理和蓬勃,升腾着盛唐诗坛磅礴的气象。

鲜活历史的启迪

■李定乾

邱彬沟

唐朝诗人的春节抒怀

唐朝诗人的春节抒怀,是唐朝诗人的春节诗作,或记事、抒怀、言情,或寄托心迹描摹民俗,虽有伤感之句,但更多的是激扬之律,当是唐诗的又一高峰。

唐朝诗人表现春节的诗作,或记事、抒怀、言情,或寄托心迹描摹民俗,虽有伤感之句,但更多的是激扬之律,当是唐诗的又一高峰。

唐朝诗人表现春节的诗作,或记事、抒怀、言情,或寄托心迹描摹民俗,虽有伤感之句,但更多的是激扬之律,当是唐诗的又一高峰。

唐朝诗人表现春节的诗作,或记事、抒怀、言情,或寄托心迹描摹民俗,虽有伤感之句,但更多的是激扬之律,当是唐诗的又一高峰。

唐朝诗人表现春节的诗作,或记事、抒怀、言情,或寄托心迹描摹民俗,虽有伤感之句,但更多的是激扬之律,当是唐诗的又一高峰。

唐朝诗人表现春节的诗作,或记事、抒怀、言情,或寄托心迹描摹民俗,虽有伤感之句,但更多的是激扬之律,当是唐诗的又一高峰。

唐朝诗人表现春节的诗作,或记事、抒怀、言情,或寄托心迹描摹民俗,虽有伤感之句,但更多的是激扬之律,当是唐诗的又一高峰。

唐朝诗人表现春节的诗作,或记事、抒怀、言情,或寄托心迹描摹民俗,虽有伤感之句,但更多的是激扬之律,当是唐诗的又一高峰。

唐朝诗人表现春节的诗作,或记事、抒怀、言情,或寄托心迹描摹民俗,虽有伤感之句,但更多的是激扬之律,当是唐诗的又一高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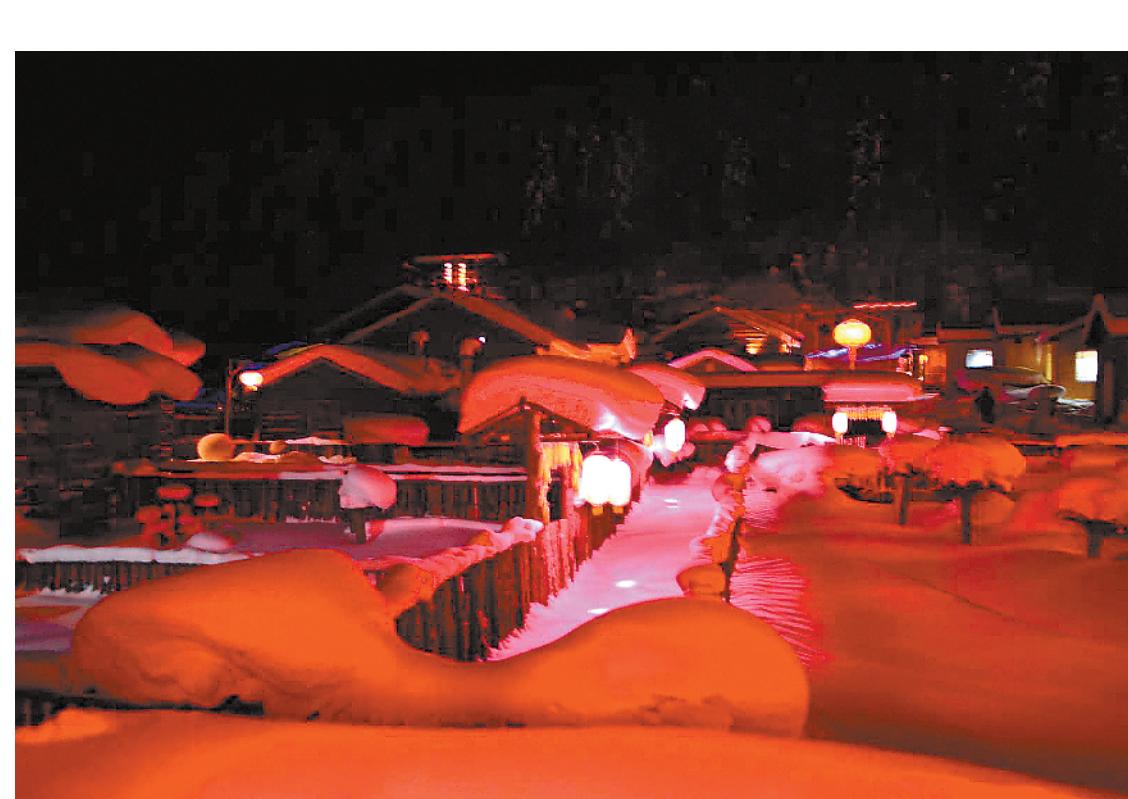
《祖宗海》

家国情怀聚南海

■赵雷 吴海巨



军旅作家栾人华新出版的长篇小说《祖宗海》(海南出版社)是一部以平民视角进行的国家叙事,也是一部极富家国情怀的中国故事。作品讲述了海南潭门渔民前仆后继,不惜破釜沉舟,以牺牲自我的精神捍卫祖宗之海——南海的感人故事。“祖宗海”三个字,是作者“一直苦苦追寻的、能体现海南人精神故事”的高度浓缩。作者历时五年,三易其稿,最终完成了这部小说。小说也描绘了极富家国情怀的潭门渔民,以胆魄和智慧,靠一本用生命铺就的“更路簿”,与海难、海贼、外寇进行殊死较量,下南洋开拓海上“丝绸之路”。他们在国家主权受到侵犯与民族危机面前,敢于舍身蹈海,其精神令人敬仰。



视觉阅读·年味

袁中秋摄

长征

第4430期

今日
阅读